

陈曙亭与陈心园交游小考

□立文

»

陈曙亭(1901—1980),名昀,初名永年,号霞溪,如如居士,南通人,书画篆刻家,为高僧印光大师高足,书画师李苦李,篆刻学陈师曾,朝鲜诗人金沧江称其为南通才子。

陈心园(1908—1994),原名陈永奎,字星垣,后改为心园,号抱怡,又号彊行。本职中医,兼擅书画。1927年师从徐立孙、邵大苏学琴,得琴中神韵,参与南通梅庵琴社创建,长期追随徐立孙,被公推为“首座大弟子”,后任南通梅庵琴社第二任社长。

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,陈曙亭、陈心园从青年时代订交直至暮年,既有君子之交,也有患难之交,更多的是志趣相投、互相欣赏,其情也真,其意也切,两人的相知相惜堪为文人相交之典范。

1 翰墨结缘初相识

陈曙亭1901年出生于如东,儿时即进入张謇创办的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作学徒,后供职于书局。陈心园1908年2月出生于南通书香世家。两人交往起于何时何地难考。个人推测,两人的初相识缘于古琴雅集,地点很可能是翰墨林书局或渔古书社。

其时,翰墨林书局在山阴李苦李的主持下,成为文人雅士聚集之地,宾朋不绝。1910—1913年间,陈师曾任教南通师范,常与当地丹青高手切磋艺事。陈曙亭的金石书画受李苦李、陈师曾两位影响最大,“濡染浸淫,艺事益晋,尤以篆刻为师友推重”。他交游广泛,所交皆一时俊杰,除李苦李、陈师曾外,有王一亭、诸贞壮、金沧江、王个簃、费范九、吴待秋等。

渔古书社位于南大街基督教堂北隔壁,开办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是一家仅约20平方米的小店铺,经营古书,兼营古董字画,被公认为当时南通城最有影响的古旧书店。书社的主人杨善根,号元植,又号苦觉。他博闻强识,尤精于考据及古籍版本鉴别之学,兼攻金石。杨善根著有《天放园诗》,诗集中有关夜饮听徐立孙操琴、题陈曙亭咏兰集等诗作,从中可知金泽荣、孙徵、徐益修、徐立孙、张永定、张峽亭、谢彦侯、陈曙亭、费范九等人曾与其有密切的交往。小小的渔古书社当时成了文人雅集的场所、文化交流的窗口。与渔古书社隔街相望的“二双印社”,是陈曙亭与其弟弟开的。因此,陈曙亭常到渔古书社小坐。

陈心园1926年于私立南通崇敬中

学毕业后,进入大聰电话公司工作,同时,师从李逸儒学习中医内科及针灸科。1927年,陈心园与大聰电话公司的同事夏沛霖、李宝麟向邵大苏请求学琴。由于邵大苏在扬州等地任教,难以经常指教,邵大苏让他们同时学于徐立孙门下。自此,习琴成为陈心园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彼时,徐立孙在省立第七中学担任生物及音乐教员,他经常参加其兄长徐昂与地方文人的雅集活动并鼓琴,如张峺亭、费范九、曹文麟诗文中常有涉及。

可想而知,某天午后或夜晚,在翰墨林书局或渔古书社举行的雅集现场,沉浸在徐立孙古琴或琵琶演奏意境中的陈曙亭与陈心园,曾有过不经意的眼神相交,也许还就某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过讨论。

2 地摊相遇贵相助

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天午后,陈曙亭从自家“二双印社”出门向北,信步来到位于钟楼前面的地摊,但见有卖铜勺锡壶的,有卖木桶木盆的……突然,靠近墙脚的药摊前,出现了一个清瘦俊秀的熟悉身影,这不正是那个一同听琴的小陈嘛!

陈曙亭走上前去打招呼:“永奎仁兄,你怎么在这里?”陈心园见到熟人,脸唰地红了,竟无言以对。

彼时,陈心园在大聰电话公司工作已有2年,工余时间学医学琴,学医已有所小成,也许是不愿意在公司里按部就班工作或者嫌薪资低,准备以

医谋生。然而,手头紧张又无人脉关系,只能靠摆地摊维持生计,正值人生落魄之际。陈心园如实相告:“城里的房子难找,租价亦高,经济拮据难以承受,没有人脉关系,又弄不到政府颁发的行医证书,只能靠摆地摊维持生计了。”

看到友人如此落魄,陈曙亭心里是五味杂陈。那时,即将而立的陈曙亭收入虽谈不上颇丰,但在南通翰墨林书局工作很稳固,与弟弟合开的“二双印社”生意也不错,而且经常与一帮文友唱和,可谓是“小日子过得挺滋润”。

陈曙亭决定帮帮这个本家小兄弟。于是,陈曙亭设法为陈心园办理了行医

执照,帮助他找到了街面店房,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陈心园支付了房租。在帮了小兄弟一把后,陈曙亭年值而立,乃应印光法师之邀前往姑苏,主弘化社佛经流通事阅六载。

陈心园由此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,坐堂行医,不久名噪远扬,事业攀升。1937年,他获得江苏省政府颁发的中医证书,1952年他参加组织联合诊所,1953年3月获得中医师证书。1956年,南通市中医院成立,他出任内科及针灸科医师,1965年5月调至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,先后任中医科及针灸科主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,直至1987年3月退休。

3 心有灵犀神相会

在从摆地摊到坐堂行医的这段时间里,年轻的陈心园心里始终装着古琴,勤奋上进的他,一边学琴,一边练习书法,并运用这一特长,为刚刚成立的梅庵琴社谱写《梅庵琴谱》,后于1931年付印。

1937年后,友情只能在尺素之间积淀。新中国成立后,陈曙亭进了南通刻字社,陈心园继续从事中医事业。虽然职业不同,但经过了时间的洗礼,共同的志趣爱好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,让两个人的心越走越近。

据陈曙亭儿子陈大翼回忆:心园老伯常到寒舍,与家父及其他文友长者小酌,谈古论今,吟诗哼曲,我在旁聆听受益愉悦,不言自明。

陈大翼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,据此推算,人生中难得的好友小酌唱和时间应于1966年之前。因“文革”初期,陈心园即受到冲击,被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,关进牛棚了。几年后,他才从“牛棚”里出来,恢复了工作。关于“文革”前这一时期他们的小酌与诗文唱和,陈心园《抱怡堂琴诗》中有记载。“邀集恬庵、曙亭、伯详、萃堂、澹君、乐夫小饮有作:纵能诗骨未凋零,已是朋侪半白头。盛世晖光常觉好,老年意趣不知愁。”又“琴中音韵花前漾(弹琴娱宾),座上风流酒底收。三友图成三友手(是曰曙亭、伯详、乐夫合写松竹梅画一幅),聊应乘兴一歌讴。”老友之交淡如水,又甘若醴。从中可窥得一斑。

1974年,南通市科技大楼竣工典礼,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古琴音乐会。已经73岁的陈曙亭带着18岁的儿子陈大翼去听琴,想让儿子见识见识古琴这一高雅艺术。据陈大翼回忆,观看的人数约200人,他认识的弹琴的人有陈心园、画家刘高樵和大他1岁的徐毅。当天弹的曲子有《平沙落雁》《梅花三弄》等。陈大翼说,他和父亲虽是音盲,不知琴音之内涵,但都感到古琴发出之声低迴幽雅,把听众带入了古境,去沉思,去遐想,琴声,悦耳不厌,令人心旷神怡。陈曙亭在散场回来的路上对儿子感言:琴棋书画是高雅艺术,陶冶情操,修身养性,关键是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4 患难与共心相印

“文革”期间,陈曙亭虽未失去自由,但在刻字社遭受不公正待遇,工资评得最低,但月月事情做得最多。儿子尚未成年,家境日趋窘迫。

“文革”中期,陈心园从“牛棚”里解放出来,恢复了工作,补发了工资。他去看望老友。陈曙亭薄酒相待,二人长叙旧谊,苦中作乐。

据陈大翼回忆:“在这之后一年多的时间,母亲悄悄告诉我:心园伯伯在这期间主动贴补你父亲不少资金,按每月算,十五至二十元。”

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得意与失意,二人于白首之时,早已是患难与共、休戚相关。陈心园投桃报李,了却心愿;陈曙亭受之欣然,亦不以己悲。

在谈到事业旺盛时,陈心园总爱在朋友面前,说他在当初行医困难时,曙亭兄主动地、无私地帮了他一把。这话传到陈曙亭耳朵里,只是淡淡一笑。在儿子求证时,他亦只是莞尔一笑:不足挂齿。这一份情义,在他二人看来,皆为宿缘。一个看得很轻,轻得“不足挂齿”,讲的是义气;一个看得很重,是“终生难忘”,讲的是情谊。一个为善,一个念情,二陈之患难真情,诚可贵也。

5 芝石祝寿长相忆

1977年2月,陈心园七十大寿。陈曙亭作画《芝石祝寿》相赠,题“丁巳春写祝心园我兄长七十寿,曙亭。”并钤“陈”“曙亭”“金石寿”三方印章。此画笔墨酣畅恣肆,虽是尺素小幅,却有寻丈之势。以芝石相赠,不仅是陈曙亭对老友的一份良好祝愿,更蕴含了他的人生体会。他于壬寅(1962年)夏画石题写:悠然太古心,相对意良深。雨露滋苔绿,烟云豁我襟。这首诗正是两人相交相知的最好概括!

陈曙亭一生淡泊名利。1980年春,临终前他立下遗嘱,不开个人画展,不发表作品,遇有喜欢他作品的人,可送两幅画作为纪念。

陈心园亦是不求闻达。他的诗作《偶成(戊辰,1988年)》:“村居尽日静,一卷自微吟。新月窥林杪,古琴满屋音。书多难尽记,客少不相侵。无事幽窗坐,怡然养素心。”一个是烟云豁我襟,一个是怡然养素心,可见二人都沉浸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,并怡然自乐。

纵观二陈的交往,共同的情趣爱好是他们建立感情的基础。两个人都受传统文化的熏陶,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子。文人的琴棋书画均有所涉猎,陈曙亭长于书画,陈心园幼习诗书,除了古琴,中医、书画俱能。

两人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有所成就。陈曙亭师承石涛一脉。王个簃对陈曙亭的艺术甚是钦佩,作画尝题款“曙亭督画”“佩服”等语,曾说:若陈在上海,地位在其之上。并于九十高龄之际在陈的《盆兰图》上题道:“花开香溢远来风,曙亭遗墨,反复展观,钦敬万千。”陈心园得恩师徐立孙古琴之真传,不负师恩,于1980年被公推为梅庵琴社第二任社长。

两个人对待朋友的感情相似,都是内敛含蓄的,如同梅花的暗香。陈曙亭喜爱画梅吟梅,曾在一幅梅花册页上题画诗一首:“种梅明月夜,岁岁到更阑。世事都成懒,心田但使安。春来时未觉,花放气犹寒。静里吟怀动,暗香萦绕笔端。”心田安顿,静中藏动,暗香萦绕,这样的气度与胸襟,今世稀矣!

石者,心之迹也。芝石不言,其意自明。如今,这幅见证二陈一生情谊的芝石祝寿图,静静地悬挂在景林琴院……

(参考书目:《陈大翼回忆录——患难之交》《陈大翼回忆录——见闻二》,2019.12.26;陈大翼《父亲的奖金》等。)